

古本通俗小说

五虎平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五 虎 平 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5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永和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字数15万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定价: 2.80元

ISBN7-210-00658-3/I·204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五虎平西》的续篇，两部小说自明代以来一并广泛流传于民间。书中叙述南蛮王兴师作乱，狄青等五虎将率兵讨伐，历尽坎坷，几搬救兵，终于完成南征大业。小说结构紧密，写得曲折离奇。

目次

第一回	南天国差臣进表	平西王夜宴观星…… (1)
第二回	包公奉旨诏英雄	五虎兴兵临敌境…… (7)
第三回	狄元帅以众攻关	张将军临阵斩将…… (13)
第四回	段小姐夸能演术	飞山虎逞勇交兵…… (19)
第五回	飞山虎出敌被擒	段小姐灵符迷将…… (25)
第六回	破迷符宋将留神	遭大难刘庆得救…… (30)
第七回	斗法宝大败红玉	施异术诈陷宋师…… (36)
第八回	困高山宋将惊惶	越险地刘张讨救…… (41)
第九回	孙总兵有心陷将	杨文广不意拿奸…… (46)
第十回	露计谋传书得祸	明陷阱奏本伸冤…… (51)
第十一回	闻被困议将解围	忆离情专心训子…… (57)
第十二回	到汴梁弟兄同志	当金殿太君陈兵…… (63)
第十三回	平西妃杨府托儿	范枢密三关调将…… (68)
第十四回	王夫人奉旨兴师	孙总兵背君投敌…… (73)
第十五回	杨文广奉命探山	段红玉施法取胜…… (78)
第十六回	沙场布阵困英雄	锋镝主婚思小将…… (83)
第十七回	段小姐明言心事	狄公子假订姻缘…… (88)
第十八回	段小姐谎词哄母	云中子真偈规徒…… (94)
第十九回	段小姐移回宋营	狄公子羞惭女将…… (100)
第二十回	出高山宋帅责儿	逢劲敌段洪忆女…… (105)
第二十一回	南蛮王收录逃臣	王禅师开兵捉将…… (110)
第二十二回	王怀女助战得胜	王和尚布阵逞能…… (115)

第二十三回	纯阳阵拿捉宋将	报异梦明传武曲…… (120)
第二十四回	祈神祇翁媳相逢	因情义金兰助力…… (125)
第二十五回	议破阵金兰同气	计劫营段洪失机…… (130)
第二十六回	施巧计兰英斩僧	中机谋段洪降宋…… (135)
第二十七回	老南将真诚降宋	少蛮女私订良缘…… (140)
第二十八回	王兰英背义夺关	狄元帅正军斩子…… (145)
第二十九回	宋将军脱难回营	段小姐单身探穴…… (150)
第三十回	大金环中术被诛	段红玉夺山救将…… (155)
第三十一回	庆洞房恩成虚愿	露缘故爱反为仇…… (160)
第三十二回	王兰英劝父归宋	段红玉兴师讨仇…… (165)
第三十三回	红玉败走竹枝山	王凡归降狄元帅…… (171)
第三十四回	狄元帅计斩孟浩	达摩祖毒陷宋军…… (176)
第三十五回	鬼谷师遗丹救将	狄公子奉令招安…… (181)
第三十六回	再投宋红玉完婚	施毒泉道人伤敌…… (186)
第三十七回	救三军女将求泉	活生灵龙神运水…… (191)
第三十八回	获私书奸谋尽露	拜战本旨意参详…… (196)
第三十九回	包龙图登台选将	杨金花夺帅逞能…… (201)
第四十回	当金殿三杰领兵	施法宝群英献技…… (206)
第四十一回	排八卦收除蟒怪	度昆仑剿灭蛮王…… (211)
第四十二回	获叛臣奏凯班师	诛佞贼荣封众将…… (216)

第一回

南天国差臣进表 平西王夜宴观星

诗曰：暴戾边夷屡不和，贪吞疆土动干戈；扰攘不息兵遇困，征役无休将士磨。

却说前书五虎将征服西辽边夷，奏凯班师，回朝见主，论功赐爵，俱受隆封。当时各将士同告假荣旋谒祖，仁宗天子准奏，各赐荣归故土。限以三年为满期，期满之后，仍复回朝伴驾，同保江山。后话休提。

再考大宋开基承统以来，边廷侵扰之患屡屡不息。始自太祖传位与匡义太宗，以至真宗，乃今仁宗。然太祖之初，代周承统，登基一十六载而崩。太宗继御，在位二十二秋，其初，威武仁智，不在太祖之下。三年而收吴越，四年而灭北汉，天下一统之盛至矣。及真宗之世，在位二十五载，虽宽仁慈爱，大有帝王之度。然至景德初年，契丹大举雄兵猛将，入寇澶州，所到之处，旦夕攻陷。当日若无寇准之才智，劝主亲征，国家几乎灭亡，其弱甚矣。至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虽然忠义之士满朝，仁柔有余、刚武不足。是以边疆之患，不觉旋踵而来。其初，文有王曾、孔道辅、包拯、文彦博；当扰乱之日，其武，朝廷所倚重，粗知兵机韬略者，莫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智勇双全者，有呼延赞、

杨宗保并帐下结义英雄甚众。前书已见，此书不提。以后皆年老力衰，相继而亡，却也不表。

再说上年五虎将征服西辽，其边夷拱服，入贡不绝。仁宗天子龙颜大悦，思念皆狄青五将之功。其众将回朝之日，告假荣归，原限三年。此时期限未满，刚及二载，所以众将俱未回朝。当日乃嘉佑四年壬辰秋九月，南蛮王 侬智高 叛乱。初起于广源州，后兴兵攻夺交趾，僭称南天国王。发兵大寇邕州，兵势甚锐、百姓惊怵。各州、府、县望风逃遁，所到皆凶杀，不提。

忽一天，仁宗天子尚未退朝，有黄门官俯伏金阶，奏曰：“微臣启奏陛下：今南蛮交趾南天国王侬智高差使臣到来，有表文一道，上谒天颜。”仁宗闻奏，说道：“朕思这南蛮王可恶无礼，前月边关有本，奏说这逆凶起兵侵掠，黎民不安，恳求发兵征诛。朕想：劳师动众，府库浩繁，非同小可，是以尚未发兵征讨。不想，彼势愈张，未满二月，其边关本章雪片而来，说邕州危急，近日即思兴兵前征。他今又差使臣来上表，未知何意，即可宣进来。”当下黄门官领旨，即出午朝门，宣进使臣。这使臣官慌忙俯伏金阶，拜伏已毕，手捧着表文一道说：“边国使臣叩首，仰见龙颜，愿圣寿无疆！”天子开言说：“外国差使见朕，有何本章奏？”使臣说：“微臣奉南天王命，有本章一道与陛下，求龙目观瞻，便知明了。”当下有御前挡驾官，将本章接上龙案展开。仁宗天子一看表文，上写：

“南天国王书至大宋君御案前，曰：从来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所私得也。至于尧舜之君，圣德俱备，尚且揖让相逊。况今之君，圣德未及尧舜，而才能不及汤武，

公然南面称孤，实为不称耳。兹统率锐师百万、战将千员，喜则待时坐守南国，怒则发愤奔越中原。宋君如识时达势，即割云贵、两粤之地，暂止征伐之车。倘书到后尚属狐疑不决，戈盾耀于汴梁，帜幟扬于中国，则玉石不分，君耻臣辱，追悔何及！”

当下仁宗天子看了这道战书，其中许多不逊无礼之词，不觉龙颜大怒，手拍龙案，骂声：“好胆大南蛮逆畜，焉敢逞强，出此大言，欺侮于寡人，断不姑宽！”传旨将使臣官绑去斩首。这使臣看见天子大怒，又闻传旨斩他，吓得魂不附体，连喊数声：“圣主在上，容罪臣启奏：这乃国王差使微臣来上表，不干微臣得罪陛下，奉命差使，焉能推却得来？况其书中所犯罪者，皆由我主国王。微臣本内之词，全不预知，伏乞陛下龙心鉴察！”说罢，不住连连叩首。仁宗皇帝听了，尚然怒气不息，指着使臣骂声：“大胆逆贼，尚敢多言！你既奉命而来，与你无干。死罪免了，活罪难免！”传旨捆打四十，发往开封，一路起解，监押出境。旨意一下，两边武士将使臣捆打四十棍方起来。仁宗天子指着使臣喝道：“恩饶你回本国，与狗蛮王得知，教他小心伸出狗项等候吧！不日大兵就到，断不死捉，定然活擒，碎剐于他。”这使官含泪谢了不斩之恩，起来往开封府，一路回国去了。

当时仁宗天子把本章复看了一遍，怒气尚忿忿不息，说一声：“可恼！你这逆畜如此欺侮，藐视我中原无人。朕情愿江山不要，必须亲临征讨，以决雌雄。”言之未了，只见文班首中闪出一位大臣，执笏上前，俯伏口呼：“陛下，不可，不可！”天子闻言，向下一看：这位大臣乃无私铁面包

龙图。看见，即命侍御人下阶扶起，说：“包卿休得行此大礼！”即赐坐锦墩。这仁宗因而如此隆宠？这包爷比之别臣不同，素知他是忠硬无私之臣。多少奸谋不决之事得他理白，为国为民，社稷倚依之重。是以天子格外加恩，以师礼事之。当时包爷谢了恩，起来坐下。天子说声：“包卿，这南蛮依智高逆贼，作叛于南隅，攻打邕州甚急，朕本欲提兵征剿。今又下此无礼战书，欺辱朕躬，藐视太甚。寡人必要亲自提兵，捉拿逆党，以泄此愤，因何包卿谏阻？”包爷说：“陛下，自古以来，边廷之患，哪一朝哪一代没有？如今南蛮之叛，邕州之危，皆因边关缺少智勇之将帅耳。苟能用韬略之将，提兵征讨，未有不克。陛下何必御驾亲征？臣保举一人领兵前往，可以指日成功。”仁宗天子说：“卿所举何人与朕分忧？”包爷说：“臣所举者，乃平西王狄皇亲也。此人领旨，定然马到成功。望吾主龙意参详！”天子闻言大悦，说：“包卿保举得人，但念他征西劳苦几载，才得安然。今又命他前往劳神，朕心觉得不忍。”包爷说：“陛下恤念臣下之劳，足见仁慈了。但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理当如此！这也何劳圣虑？”天子说：“包卿所言者，乃为国之计。”说罢，即发旨一道付与包爷，前往山西诏取狄皇亲回朝。是日退朝，文武各散。包公接了圣旨，带了家丁，往山西而去。且慢表。

先说平西王自从平西得胜回朝，告假荣归故土，与老太君带了公主娘娘回至家乡王府安享，已是无事。非止一日，乃是岁十月小阳春了。忽一夜，中旬天气，月色如银，中天灿烂。狄爷吩咐设酒上西楼，与公主宴乐。夫妻对酌，两边宫娥歌舞，音乐悠扬。当下夫妻两边对酌，酒酣之际，狄爷

手举金杯，说声：“公主贤妻，下官当初受尽多少辛劳，西征北伐，方立下些汗马功劳。又得贤妻内助，才得玉带横腰，安享荣华，皆叨内助之力。贤妻吃了此杯！”公主开言说声：“千岁之命，焉有不遵？”即接了此杯。又说：“千岁，常言：夫乃妇之天，妇所倚重者，夫也。前者千岁与国家出力，屡立大功。今日身居王位，妾籍有光，正要上贺！”说罢，即命宫娥满满斟上一杯，玉手双捧送至。狄爷微笑说：“公主言重过奖了，下官哪里敢当也？”接了金杯，一饮而干。夫妻对谈酬酢间，时交二鼓，不觉正南方一派红光射入南窗里，只见一星大如碗，从南方滚到太阴，化为数百小星，将月围了半个时辰方散。公主一见，吓了一跳，连说：“不好！南方贼星冲犯太阴星，有刀兵之患，国家不宁了。”狄爷说：“夫人，怎见得如此？”公主说：“妾颇晓天文，此乃吉凶预兆。”狄爷听罢，点首咨嗟：“倘然南方有事，圣上必然差遣下官征伐了。”公主开言呼声：“千岁，你难道不见么？方才见贼星冲犯太阴，乃不祥之兆，只恐此回领兵主帅凶多吉少。依妾主意，明天预上一本，告驾归林，我夫妻趋吉避凶，侍奉年老婆婆、训海儿子，以省烦忧，你道如何？”千岁闻言不悦，说声：“公主，你且住口！本藩自布衣行伍出身，立了些功劳，叨蒙圣上恩封王爵，位极人臣。恨不能粉身碎骨报圣下，公主如何反叫下官趋避，贪图安逸，这也何解？”公主说：“千岁啊，非是妾身多言。只因贼星冲太阴，领兵主帅定然不利，是以妾劝你暂为权避。千岁啊，为人难道有知凶险不避之理？”狄爷笑道：“夫人之言差矣！我狄青乃一顶天立地的男子，须得忠孝两全。自幼学习武艺，必要出力于国家，岂能贪生怕死，以负圣上？况

死生自有天命，以人料之，焉能苟免、逃避得来？且本藩久要芳名留于后世，何患死生利钝之机关！”当下公主见狄爷说轰轰烈烈之言，又见他固执己性，不依良言劝解，不敢再说。只得举杯，呼声：“千岁，此乃上苍指示幽微，非妾所知也。倘有失言，望乞恕罪！”狄爷连忙接下金杯，说：

“公主不必如此，既然你预知今日南方有兵刀之患，圣上不知底细，也要明日回朝探听，果然南方有事，必要领旨平服南蛮，方才回来见你。”公主闻言大惊，不觉泪下沾襟，说：“千岁啊，方才皆乃妾之失言。但为臣须要尽忠报国，倘天心不顺，非人力可强为。千岁何不听天命随时而遇？倘若圣上不差遣于你，就罢了。因何一闻有此凶险之事，即要回朝面圣领兵？不听妾劝解之言，又出此不利之语。万望千岁明朝不要回朝，坐以待时，且由圣上所命如何？”狄爷听了，低头不语，半晌说道：“既然如此，权依公主罢了。”是夜已交三更，公主吩咐收拾残宴。夫妻二人回宫，房内安寝不提。

再言这狄青乃武曲星降生，辅佐仁宗天子保国之臣。原乃大宋擎天玉柱、架海金梁，所以一腔忠义，赤心为国，不以生死利言为嫌。是以公主一说明南方有刀兵之患，即思回朝领旨征剿为己之任，劝你多少良言不依，这乃从忠义之天性流出也。是夜不表。包爷何时到来诏取狄千岁回朝？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包公奉旨诏英雄 五虎兴兵临敌境

诗曰：食君之禄报君恩，尸位素餐枉作臣；把笔文官分善恶，提刀武将立功勋。

慢言平西王与公主是夜家宴之言，再说包龙图领旨诏取狄爷回朝，一路带了王朝、马汉许多家丁，摆驾规模，实难尽述。出了汴京城，向山西太原府而来。一程俱有各府、州、县相送，不用多谈。是时包爷有皇命在身，不敢停留，无分日夜进发。一日，到了山西地面，进了太原府西河县，早已命家丁通报。是日狄爷正在银安殿闲坐，有宫门官来报圣旨下来。狄爷闻知，吩咐大开王府正门，预排香案灯烛接旨。当日包爷到来，小杨村内下了车，入坐大轿，进至王府银安殿，开了圣旨。狄爷俯伏于地，包爷启读，诏曰：

“奉天承运大宋皇帝诏曰：今有交趾侬智高作叛，举兵犯界，反击邕州，危于旦夕。朕欲兴兵征讨，不意逆贼又差使官投下战书。内有不逊之言，十分无理，侮辱朕躬，恨于切齿。正欲亲征擒拿，以正国法，方消朕恨、而泄朕耻。今特旨来诏请卿家回朝，商议平南之策，以靖边疆、而安庶民。

旨意到日，卿须勿缓登程。朕预设筵宴于金銮殿，与卿饯行。钦哉！”

包爷宣罢旨意，狄爷谢恩，起来接了圣旨。当时包爷重新见礼，分宾主坐下。早有家人献上香茗，吃罢，包爷呼声：“狄皇亲，目下边关危急，圣上深恨叛贼战书之侮辱，原欲御驾亲征。但下官想起来，一者国家政烦，不可离君；况且目下朝廷尚未立定太子，圣上却是不问，太子所立，乃国之本，群臣与下官谏陈多少，只不准依。是以下官荐皇亲为平南总领，望祈早日动身！”狄爷说声：“包大人，下官我一介武夫，行伍之贱，初立些微小之功，蒙圣上加恩，今已位极人臣，虽赴汤蹈火也要图报隆恩，何况马上之劳？即欲明日动身登程，回朝面圣便了。但是一路风霜跋涉，有劳于大人！”包爷说：“狄皇亲啊，这也是奉君之命，何须言劳？”狄爷点首称谢。当下吩咐排开酒宴，与包大人洗尘。对酌之际，谈论国家政务一番。至更夜已深，方才用过晚膳，安宿一夜。次日，狄爷打点，备了行装登程。是夜公主知有圣旨相召，难以谏阻，暗暗垂泪，不敢多言。此时狄龙、狄虎二位世子在书房闻爹爹回朝，也来送行。狄爷吩咐弟兄二人：“用心发奋攻书，不用远送。”言罢，拜辞母亲，老太君也有一番吩咐；相辞公主，许多叮咛之话，难以长谈。

是日，狄爷、包公一同起程离了王府，路由本省山西进京，非止一日程途。忽一天，到了汴京。次早天子临朝，文武百官参见已毕，有挡架官传过旨意。包爷即上前俯伏，呼声：“陛下，前者臣包拯奉旨宣召狄皇亲，今已回朝，现在

午门外候旨。”仁宗天子大喜，说：“包卿平身！”又忙传旨，宣平西王见驾。值殿官领旨宣进，狄爷俯伏金阶，朝见已毕。天子大悦说：“御弟平身！只因南方侂智高逆贼作乱，入寇邕州，昼夜攻打，黎民不安。今下来战书，侮辱寡人。朕原欲亲征，包卿又谏止。故特宣御弟回朝，领兵征剿乱党，与寡人泄忿，足见卿之忠义也。今由御弟拨调哪一方雄兵，先定后奏，大展雄才。得胜班师，回朝之日大加开赏，以慰卿劳。”狄爷说：“陛下啊，臣受主恩，即粉身碎骨，难报万一，敢不效股肱之力，代主之劳。蛮兵虽锐，何足挂怀。臣托陛下洪福，此去必然马到成功。”仁宗闻言大悦，传旨就于偏殿排宴款待狄爷，又赐统领帅印。狄爷饮毕谢恩，天子又呼：“御弟，提调各方军马，必得一智勇双全上将，同往为先锋方妙。”狄爷说：“不用调取别方之将，前者平西四将与手下焦、孟，六将足矣。但四将上年告假归家未回，须要陛下发旨，各路调齐回朝，然后发兵。”天子闻奏，即发诏旨四道去讫。是日退朝，狄爷与潞花王千岁并驾同行，一路经王府，直至南清宫内。潞花王千岁先进内禀知，狄太后娘娘大悦，即命宣进。狄爷进内拜见姑娘，见礼毕，又与千岁见礼，一同坐下。是日姑侄兄弟相逢，仍有一番别后之言，狄爷请安。不一会，排上筵宴相款，不用烦言。自此狄爷就在南清宫等候四将回朝，然后发兵起程，按下不表。

不觉已有十余天，四位将军先后陆续回朝，俱已面圣，天子慰劳一番。与狄千岁相逢，欣欣喜色，四人到了狄王府，会了焦、孟兄弟。焦廷贵说：“自今又有趣了。”孟定国说：“你趣从何来？”焦廷贵说：“老孟，你难道不知？

前者千岁平西回朝，告驾荣旋，兄弟五人走得干干净净，单剩我二人代管王府。差不多守了二载，好生寂寞厌弃。今值南方作叛，方得聚会。今千岁又提兵前去把南蛮杀个不休，岂不大趣么？”四虎英雄听了，皆忍笑不住。狄爷说声：

“休得多言！众弟兄们，今夜须要整备刀枪、马匹，明日发兵。”众将应诺，此夜不表。次日，狄爷仍往南清宫拜别年老姑娘，太后一番叮嘱，狄爷诺诺连声。相辞潞花王千岁，也是一番言语，不能一一细述。

是日狄爷到了校场中，挑选十五万精兵、五十员偏将。是日拜辞天子，相别众大臣，祭了大旗。当时天子又命各大臣在校场送别，备下饯行酒。元帅谢了君恩起马。先令刘庆为开路先锋，领兵一万；张忠为左监军，李义为右监军，石玉为后队中军接应；孟定国、焦廷贵二人各领兵三千，在后运粮。各将分派完了，自统大兵于中军，吩咐放炮登程。跨上现月龙驹，分开队伍，离了汴京城，向南方大路进发。涉水登山，旗幡招展，杀气冲天，一路威威武武。当时，狄元帅军令：所到之处，不许惊扰百姓、私下行凶、强取民间一物，如违令者，立斩首。是以军中肃静，不敢妄行，民间安居如故，不表。大兵一路所到之地方，俱有官员迎接，不用多述。水陆并进，有两月程途。

一日，大军正在行走之间，远远探子报上，前面乃广西之地界了。狄元帅闻报，又闻报邕州已失，陈曙总兵阵亡；横州、宣州俱被攻下，兵进广州。当时，狄元帅一闻此报，即与广南总兵会合，同进征讨。正总兵孙沔、副总兵余靖，此时得了狄元帅文书，紧守关中不出，等待大军一到，然后开兵。再说狄元帅大兵，是日择地安营，起了中军大帐。是

晚，三军埋锅造饭已毕，元帅有令：紧闭营门，兵丁停息三日，然后开兵。又发令小军小心逡巡，以防敌人攻其不备。前面离关八十里，乃蒙云关也。次日，狄元帅即着飞山虎、刘庆下了文书。按下宋营慢表。

且说蒙云关，乃南方头座关塞也。守关老将姓段名洪，已五十余，使一柄大刀，有万夫不当之勇。有儿子两个：一名段龙、一名段虎，也是能征惯战之将；还有女儿一个，名段红玉，三小姐也，乃终南山金针洞仙翁徒弟。她八岁便学法，学了三年，那些腾云驾雾、隐身遁逃、撒豆成兵之术俱已习熟。更有法宝迷人魂魄，更加厉害。是日段洪正在帅府帐中闲坐，忽闻探子报说：“大宋天子差平西王狄青五虎将，提大兵一十五万前来征伐，现在扎营于关外，下了大寨。”当下段洪闻报，传令急闭关门，严加巡守。次日又得接战书，段洪说道：我主南天王攻破邕城，已得昆仑关驻兵。这狄青不向此进兵，争夺此关，深入我南地征进，此乃先割根本，后收枝苗作用，大合兵法。这狄青果然名不虚传。我主安坐于昆仑关，哪里得知？况又屡屡行此无道之事，凡民间美色女子，不论孤寡、有夫无夫，令兵抢了，百端淫欲；及于行兵侈然放纵横掠，眼见得灭亡不远，焉能成得大事？但本官食他之禄，必要尽彼之忠，至死而后已。是夜不表段洪之言。

是时已第三天，狄元帅出令开兵。一声炮响，精兵十万蜂拥而出，狄元帅后面带了四将来至关下。只见蒙云关十分高耸，气接云霄；遍围垛口，刀枪密密、剑戟森森；箭窗之内，暗藏火炮；守城兵，人人悬弓搭箭，俱是彪形大汉。狄元帅看了，令众军士攻打城池。众兵领令，个个奋勇争先，

向前攻打，炮声不绝。上面守城军兵一见，急用箭、石纷纷打下；又差人飞报中军。段洪闻知，即忙与二子说：“孩儿，如今宋兵攻城，你二人快些披挂，随我出关，以退宋兵。”弟兄听了，即忙披了盔甲。父子三人各提兵器上马，离了帅府，直至关头。段洪说：“我们且看他虚实，然后与他交锋。”二子依言，一马冲上城楼。往下一看，果见宋兵旗幡密密、杀气腾腾，盔甲鲜明射目，刀枪恍亮骇人。当下段洪父子三人看罢宋兵锐气，不觉大惊，不知如何交锋出敌，且看下回分解。